



老有所乐

我的“送环保袋”行动

文 / 赖云龙

旧巷痴情

文 / 吴翼民

自从超市、商场等商品零售场所施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后,大量的“环保袋”应运而生,随之而来的是发“环保袋”热。展销会上参观购物时送环保袋,商店开张送环保袋,单位组织集体活动时送环保袋,社区里提倡垃圾分类时也送环保袋……一个三口之家,一段时间下来,来自方方面面的“五彩缤纷”、大小不一的环保袋数目倒也蛮“可观”的。

终于有一天,夫人在家清理物品时发出了一道不容置疑的命令:“这么多环保袋,留几个就可以了,其他统统给我扔出去。”我连声说好,然后,将环保袋全集中在一起。但是,将这些崭新的环保袋扔出去,似乎也不“环保”。

我退休后经常要去菜场买菜、到商场购物,灵机一动,何不我也来个“送环保袋”行动呢?

刚开始,在菜场周边,我每遇到一个人便很羞涩地递上一个环保袋,人们用好奇的眼光看了看我,走开了。一天小菜买下来,一个袋子都没有送出去。

看来,这件事还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于是,我换了一种方式,有选择地送。看到有老人手上拿着几个装满东西

的塑料袋,便热情地喊一声“老师傅”,随后递上一个环保袋,并帮他装好,哎,这下子,接受的人明显多了,还会引来旁人的夸奖“这个老师傅蛮好的!”

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欣然接受。一位老太太接受了环保袋后,“和颜悦色”却又很谨慎地悄悄问我:“要钱吗?”我一边说“不用”,一边赶快离开,以“避嫌”;还有一次,我边说着“送你一个袋子”边递上时,对方没有说话,而是警惕地环顾左右,我不明就里;也有的人满脸严肃,从上到下把你打量一番;更有人“满怀戒备”(完全可以理解),尽管他双手提着不少零零碎碎的东西,但当你递给他袋子时,他一脸紧张且坚决地说“不要不要”,并且很快地躲闪开,弄得我很尴尬。

不过送环保袋时,我还意外重逢“失联”四十余年的“发小”。一次到一个距家较远的大型超市采购,排队结账时,见前面一个人的购物篮内有不少商品,我习惯地说“我给你一个袋子装装”,对方高兴且充满感慨地说

“现在社会上还是好人多啊”,当我们四目对视时,他惊喜地喊出了我的小名。“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我也很快地认出了他。两人为久别重逢而欣喜。我感到这是冥冥之中“送环保袋”行动的回报。

我的“送环保袋”行动,有始料不及的收获,使我感受到了陌生人之间互动的微妙、有趣。看到了一个人在熟悉的环境里当遇到陌生人突如其来的“热情帮助”时,所体现出的反应。而每每当别人愉快地接受了我递上的环保袋后,我心里总有一种小小的“成就感”。被人信任是幸福的。



捷克·克鲁姆洛夫小镇

(布面油画)

程寅生(73岁)作



隔代亲

和孙子放风筝

文 / 牛润科

早上一起床,我就笑嘻嘻地对孙子说:“咱们到乡下放风筝去吧!”孙子激动地高呼:“爷爷万岁!”

不久,我们祖孙俩就飞翔在心旷神怡的乡间小路上。当我和孙子把两只花花绿绿的风筝放飞在天空中时,我们把所有的苦累忘得一干二净。见我乐得手舞足蹈,孙子说我像个老顽童;瞅着孙子那个开心劲儿,我说他像只淘气的小猴子。

“爷爷,咱们为什么不松开了手,让风筝去自由地飞呢?”孙子突然问我。“宝贝,就像上街时爷爷总是拉着你的手不放,那是因为你现在和风筝一样,还把握不稳前进的方向,更重要的是你还保护不好自己;所以爷爷才像拉风筝线似的,紧拉着你的手不放,随时调整着你前进的方向,保护着你的安全。等你长大后,爷爷就会松开手,让你自由地去飞翔!”我认真地对孙子讲。

“我小,可奶奶都老了,你上街时为啥还总是拉着她的手不放呢?”孙子眨了眨眼儿继续问我。问得我扑哧一笑,说:“因为你奶奶现在老成个老小孩了!”听后,孙子又琢磨了一会儿后,对我说:“爷爷,我知道了。从今往后,我再也不怪怨你对我的严加管教了。现在你拉着我的手不放,等你老了后,我也拉住你这个老小孩的手不放。原来拉了半天,到头来是在拉自己的手呀!”“小宝贝”,我激动地说,“你真是太有才啦!”

不久前一次老朋友聚会,大伙儿展开各自的话题,谈社会见闻、谈美食美景、谈养老养生、谈儿女小辈……谈得逸兴遄飞、谈兴正酣之时,忽然有位仁兄话锋一转,提出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议题:“是不是该议一议我们的后事啦?比方购置坟地之类……”

此议甫出,立时遭到了围歼——我们这帮子朋友曾经遭遇了上山下乡、恢复高考继续深造或返城就业、谈婚论嫁、生育儿女……历尽坎坷,好不容易盼来了改革开放、经济腾飞,有不少人还经历了下岗的阵痛,但总算苦尽甘来,退休后品尝到了晚年幸福的美酒,好日子正长着呢,怎地去考虑安排自己的后事呢?

那仁兄不紧不慢道出了缘由——原来,这位仁兄受到了街坊旧邻结伴预备后事的启示呢。

他居处于城市的一条小巷深处,原以为这条小巷不会因城市建设之需而遭拆迁,但世事难以预料,最近小巷的几十家住户的门楣上都被写上了大红的“拆”字。这个大红的“拆”字是最风行的中国化的符号标记,引出几多欢喜几多愁。

欢喜的是年轻的一代,他们早对这样的穷街陋巷厌倦透了,房屋陈旧逼仄,没有现代化的生活设施,最典型者每天还要倒马桶,如果不更新居住环境,怕是连找个对象也难,譬如男孩要娶媳妇,人家愿意落户到这里来过日子吗?只要拆迁了,就有新房补偿,什么样的难题都“一烙铁烫平”也。

愁的是住惯小巷上了年纪的老人,他们依恋小巷地段好、出脚方便,依恋老屋起居自由、生活散淡、成本极低,最让他们依恋的是几十年的一众老邻居,互相间都知根知底、知冷知热、贴心贴肺,几十年的交情不若瓦楞的积雪,说融化就能融化的,而赛如河沿的石驳岸,历经历劫,越发的坚固呢。

随着拆迁日期的迫近,老人们在选择补偿新房时尽可能选择一个新村,再不然就是相近的小区,但再怎么选择都不再像同住一条小巷般方便热闹了。于是他们郑重相约,隔些日子一定要团聚一次。报载上海许多老邻居都难忘旧邻,于是以轮流作东聚会的形式年复一年,月复一月,从不间断。在他们的心目中,旧邻聚会是晚年生活中最引人入胜的章节。

那位仁兄意犹未尽,继续说着发生在他旧邻间的故事——

拆迁后轮流作东聚会是其一端,还有更绝的一个主意,那就是老人们设想结伴去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公墓把各自的墓地都预先买了个妥帖。他们的理由是,活在世上几十年结下的芳邻难以割舍,是一条“活街”,到了死后,何不依然比邻而居呢?趁着清明上坟之机,好几位老邻居果然去某公墓踏勘了一番呢。

那仁兄“议一议后事”之论虽然受到了大伙儿的围歼,但由此带出的那段寻常巷陌寻常百姓的“痴情”故事却让我感动不已啊。



忆当年

另类假领头出洋相

文 / 王坚忍

稍有些年纪的上海人,大多都使用过假领头。假领头是那种只有挺括的衬衣领,而没有袖子和衣身的“服饰”,它和袖套都是时代的产物——因为在当年,布料、肥皂均凭票供应,通常选用“的确良”边角料制成的假领头,其省料省肥皂的优点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一段时间内,假领头还成为当年流行的日常服饰。

年轻时,我在一条渔船上当船员。平时,我身边一般带着五条假领头。五条假领头分别为白、蓝、米黄和灰色,和一条由两种颜色拼接而成的假领头——露在外面的领子是白底带蓝色格子条纹的,套在胳膊窝下的“领脚”是粉红色的。这条“另类”的假领头出自我妈之手,“领脚”是我妹妹做一件衬衣后剩余的边角料,弃之可惜。

那时候的年轻人,差不多都做过当诗人的梦,我也不例外。出海时试着在纸上涂鸦,写一些现在看来很幼稚的诗作。记得有一年局里开“赛诗会”——那也是当年很流行的,我作为海上第一线的作者被邀请参加。在从复兴岛渔港到外滩的局里去的时候,我为到底是戴白色的假领头好,还是蓝色的假领头好,犯难了。踌躇再

三,我选择了“另类”的假领头,因为它露在上装外面的领子蓝白相间,比较文气,端庄大方,与赛诗会的气氛相契合。

于是,我戴上“另类”的假领头,再在外面套了一件草绿色的军装,扣好纽扣后出发。轮到上台朗诵自己诗作,当读到最后一句时,我的情绪高涨,因为激动,血脉贲张,我解开了军装上面的几颗纽扣,台下顿时哄堂大笑起来。我低头一看,哎呀糟了,一个大男人,竟把下半截的粉红色的“领脚”,全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了。我的脸火辣辣地发烫,心想,这下洋相出大了。

这次“赛诗会”,我获得了鼓励奖。在上台领奖后返回座位时,旁边的一个姑娘打趣地对我说,你还应该得一个奖,那就是“滑稽奖”。

没想到过了三四十年来,早就被淘汰的假领头重出江湖。据上海媒体报道,秋冬换季时,中老年顾客纷纷购置假领头,致使上海好几家百货店的货源供不应求,尤其是“开司米”的。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开司米”假领头具有柔软、保暖、便于洗涤等优点。这使我想起了句老话“时尚是一场经典的轮回”,翻旧往往能出新啊。